

河东作家写河东

三晋河上两楼台

■李立欣

晋西北，大河曲流，逶迤蛇形。两千年前汉王朝的西河郡，一方边关之隅，数次易名，由宣武到宜芳，由雄勇镇到火山县，直到金朝贞元元年间改为河曲之名，至今近千年。

千载春秋，斯民与大河关山相濡以沫，耕爨瘠土地，种稂稼稼禾，世代身居黄土窑洞，面蒙大风黄沙，倚河而缺水，凭山而无粮，箪路蓝缕，清苦饥寒，无数人渡过黄河，赴塞外，走西口，迢迢古道充满百姓血泪，茫茫大漠写尽人间悲歌。

然而，在20世纪，是河曲出英雄的年代。他们几十年与风沙作斗争，植树造林，绿化山丘，治山治水，改天换地，昔日的干沟荒坡，变得梯田层层，绿草茵茵，千古的黄河水逐渐变清。曲水流光，从容静默，这里在古代还有一个称谓叫隰州，与河曲二字庶几同义。隰者，曲水环流之意。2012年，政通人和的河曲人在大河之滨起造了一座金碧辉煌、气象万千的高楼，名曰隰楼，意谓登此楼可观大河曲之晨曦也。

其实最先看见隰楼的雏形是大河偏南面的鹤雀楼。那年新建的鹤雀楼已煌煌而立乎蒲州大河边整整十二年，当它千寻极目，北望关山，一座巍峨的楼阁在大河之隰拔地而起，它力盖沧桑烽火台，凌云直上，势若鹏翔。在塞北的蓝天中翘角飞檐，富丽堂皇。其形制与己不相上下。

那年，隰楼伫立于河边，迎来第一缕晨曦之时，它也望见南面河上的鹤雀楼，那彼此同宗同源的气脉让它心生崇敬。它伸出了自己的大河曲臂南度虔诚，鹤雀楼下的大河上，顿生波涌，天行祥云，薰风与鹤雀升腾于楼宇外……

生活写真

向注

■张彩霞

江河春帆奋楫者，星光不负赶路人。盛夏炎炎，各大院校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正向每一名心向往之的学子手中奔赴。每每此季，我都会感慨万分。是啊，一个人的生命之旅中，总会与某些地方发生较深的关联，因而也最能牵动回忆的情思。

算起来我对北京大学的向往至少有30年了。按说，当时我一个不起眼的普通学生，对自己的能力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对北大这样的学校望尘莫及，只是听听而已。然而在高考那年，因为偶然的机会，我与一个学霸同桌，使我对北大有了更真实的感受。记得我曾和她的毕业纪念册上写过一句留言，那就是希望她走进北大，实现博雅塔下、未名湖畔求学的理想。结果一语中的，当然更关键的是她实力确实超强，当年高考在全县排名第一，以应届高考生身份走进北大，而我只是进入省城的一所学校就读。从此，北京和太原之间鸿雁传书不断，几乎平均每个月都能收到印有“北京大学”字样和加盖“北京大学”邮戳的信件；元旦之际，也一定会收到印有博雅塔或未名湖标志的明信片。这些总让同学们羡慕不已，顺便也满足了我那小小的虚荣心。每读一次来信，就多了一份对北大的了解和向往……

毕业前夕，我原本想去北京探望同学，更主要的是想去看看向往已久的北大，却因特殊原因未能成行，只得匆匆返乡。参加工作后，我一直也没有合适的机会前往，向往北大的念想也随着庸常的日子渐渐消失。直到有一天，我得到一本北大90周年校庆时出版的《精神的魅力》一书，如获至宝。然而与书中大师相遇，总能想象他们在红楼、在燕园、在湖光塔影中的自豪和骄傲。而博雅塔和未名湖已然成为一种无法企及的精神高地，绵延着不熄的火种，令学子们终生向往。

一个暮春时节的傍晚，我才真正意义上走进了北大。风柔柔地拂在脸颊，却抑制不住我内心的波澜跌宕。一幅幅想象的图画交替出现，教学楼、图书馆、朗润园；一个个熟悉的身影次第出现，李大钊的慷慨激昂，鲁迅的奋笔呐喊，毛泽东的灯下求索，季羨林的国学讲座……以至于，我看到湖边散步的一对老夫夫妇，想到的还是钱钟书和杨绛、冰心和吴文藻等大师伉俪。

沿着东门小路，我直奔图书馆，却也只能在大厅里逗留片刻，远望着严复那尊庄重的塑像，还有听到一句“每天8点读万卷”扫描二维码的提示语。大厅里安静得似乎掉根针也能听见，我不得不带着遗憾离开。出门后，我久久地站在那里，感受这弥漫着浓郁书香的幽静园林，一刻也不想挪动脚步。远处的灯光点点，依稀可见泽东轮廓。夜色阑珊中，我沿着未名湖畔的小路，来到博雅塔下，看见几个同学正在热烈交谈，湖光塔影和青春的憧憬联系在一起，充满了诗意的情趣。湖边散步的多是中老年人，他们悠游地走着，不疾不徐，似乎思考着重大课题。多年后，这些人中间会不会再出现一个又一个的大师呢？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十分渺小，没有了提问打听的自信，在夜幕中匆匆而过。

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从东门走进，在图书馆门前逗留片刻，从博雅塔下沿着未名湖的一侧走过，又从西门走出。恋恋不舍中，回首毛泽东同志手书的“北京大学”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在夜幕中闪闪发光，也算象征性地来过北大，圆了我多年的梦。

回来后的那个假日，窗外细雨纷纷，室内宁静安详，我没去过节出游，却无远行之虑，反而用一种澄明的心情回忆着暮春时节的北大之匆匆夜游，平添了一份充实和快乐，恰如一种长久做梦得到满足后的惬意。

此后，对大学的向往成为我生命中挥之不去的情结。最爱校园行不足。每到一座城市，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大学，哪怕只是在校门口驻足片刻，也心满意足。无论哪一所大学校园，总觉得有一种什么东西在吸引着自己，仿佛一个巨大的磁场，有一股无形的魔力。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大道无形。正如英国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所说：“世间很少有事物能比大学更美，当防线崩塌、价值崩塌、水坝倒塌、洪水为害，前途变得灰暗，古迹沦为泥滩时，只要有大学屹立在那里，它就屹立闪光；只要它存在，人那颗被引导去从事美满探索的自由心灵随时会给人类带来智慧。”

匆匆而过于北大，圆了我学生时代朝拜的梦想，同时也留给我更大的精神梦想，终生追逐的精神向往！

那一刻，隰楼歌唱道：南面那个哥哥哎，您百丈三，头顶就是那个雪山山，我有心与你比比肩，脚下高你好几尺。

鹤雀楼似乎没有应答，它想起自己的前世与今生。一千多年前，它就在河边，登顶可瞭望，看大河，看敌情，看日出日落，看百草枯荣。后来，雀栖高楼，朝晖飞翔，自己就成了一座以鸟命名的河楼。江中有楼，也称黄鹤，河中的自己却谓鹤雀。它不相信当年的河东夫子给自己取下一个诗意的的大名，但它却理解了蒲州先民对风物的朴素表达。它很感念千年前的一位读书人，他的一首登楼诗让自己名垂千古，那年，青年才俊王之涣站在自己的肩膀上吟出了一首千古绝唱：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就是这首传颂了千年的诗歌，才让自己活在一代代国人心里。尽管自己曾经毁于战火，但它从来就没有死去，它成了国人志向高远的一座精神楼宇，九百年后依然应运再生，傲立于大河东流处，朝沐清辉始，夕阅白日尽。鹤雀虽已不知何处去，黄河依旧入海流……

想到这里，鹤雀楼唱了一道道情：
我在晋之南，你在晋之北，楼高百丈终有度，心高万里无尽穷。你在边关望家陵，我在秦晋望中原。你听三省鸡鸣，我闻三省炊烟。你唱蒙汉调，你对二人台，你把小曲哼到了妹妹怀；我唱道情戏，我敲梆子雨，须生小生大花脸，板胡笛子老曲牌，张生会了莺莺，红娘红了西厢。若问晋南民歌有几化，化作梆戏唱腔孤。

隰楼歌唱道：

哥哥长我一千多，如今牵手一练河。

你在南面看大戏，我在北面听民歌。民歌唱了几百年，嘴里头唱曲心里哭。千年的黄河水不清，跑口外跑了几代人（reng）。千年的黄河滚泥沙，走了大人走娃娃。娃娃走成朽老汉，走来走去穷光蛋。走一辈子西口守一輩子家，死活难到一搭搭。辈辈坟里不埋男，穷骨头撒在河套川……

生存的苦难与情感的焦灼固然可以引发民歌，但晋西北的那片土地绝对是多情的。日出东山，月落西河，九曲黄河蜿蜒南下，那波光粼粼的天河水带着塞外人的旷达与灵气，滋养着一方水土的精气神。民歌成为一种喊山的天籁之音，飞扬于山崩之梁，飘荡于河岸之畔。或倾诉，或道情，或寓教于乐，或诙谐打趣，男人唱给女人听，妹妹唱给哥哥听。那歌词既像一串山药蛋，又像一串海红果，通俗、水灵、生动、活泼，有远古《诗经》之风，有“现代诗经”之美，大音绕山梁，如曲，如曲。

隰楼又唱道：

哥哥妹妹手携手，黄河长城同行偏关头。烽火狼烟几度有？蒙汉交融马化牛。墙外无战事，汉民多开边。走西口，卖豆芽，晋商发迹盐和茶。河套涌起千重浪，睁眼一看万顷麦（mia）。关外有庄稼，城墙里面是老家，春去秋回，雁行黄沙，来来往往，出了西口就是苦瓜……

鹤雀楼：

唉，鸟飞东西为讨食，雁行南北寻暖栖。那年头，薄田少粮柴灶没得烧，营生男人谁不往外跑？北面先民走西口，南面百姓也是往西，路迢迢。走曲沃，上平凉，涉宁夏，过西潼，恹惶日子都是一个样。前些年，年轻人打工京上广，为了挣钱就得外面闯，离家都经万般苦，苦了才有锦衣裘。

隰楼唱：

嗨，可不是嘛。穷则思变，英雄问天。恶水穷山千万年，河曲出了一个王海元，战天斗地几十载，梁上绕带是梯田。植了树，绿了梁，治了坡，保了塬。鸡爪沟，蓄水藏，烂河滩，变了样，后人立碑茂几梁。海元精神千秋照，前赴后继有二苗。百折不挠意志坚，治沙种树凭杆条。前者绿了山，后者治了山沟沟的小流域滩……

南面的哥哥您往前看，偏关两湾有一山，石坎阶，鱼鳞坑，排排松柏如长城，近看一株树，远看满山百万兵。人说关内的“绵羊”会站队，我看那是白云会，白云上了山，如同妹妹的羊群走上蓝天边……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植树绿了塞，水利万家寨。陈年旧事说口外，如今的女人谁还抹苦菜？品碗托，吃窝窝，酸捞饭灶上一大锅。开河鱼一条，黄酒大碗喝，小日子说起来还是很不错。

鹤雀楼：

我观河上九曲湾，清水涟漪波光艳，古渡口，有新船，清风吹拂娘嫌谁，云在水中浮，船如天上坐，欢歌笑语乐斯年，春花秋月照山关。昔日黄土地，今日五谷川，国家卫生园林县，矿产丰富有资源，有煤又有电，交通畅又宽，县县岁超百亿元。

隰楼唱：

老哥哥可真有才，你我河上二楼台，大河向南如丝带，流到河东蒲州怀。我迎关山暖，你闻华岳雪，表里山河今儿与君唱起来……

哎呀！三晋。

壮哉！高楼。

梦里楼歌在心头……



鹤雀楼

【河东成语典故园雕塑欣赏】

翳桑之报

闫鑫 摄

至味清欢

羊肉泡和羊肉胡卜

■冯建国

民以食为天，吃是人类生存第一位的，各地都有美食，主要看你如何去吃。运城是美食王国，并非妄言谄语。因为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是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并且，运城人民勤劳淳朴，善于发现，在饮食方面有着深厚的底蕴和积累，它们顺手拈来也都丰富多彩，韵味悠长。从主食到小吃，从汤类到菜品，一品一世界，一餐一天，每一种味道都是从岁月深处走来，也都是对这片土地历史与文化的深刻诠释。

说到盐湖的美食，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羊肉泡馍。且不说盐湖的羊肉泡馍如何好吃，单说一个区内即有解州、东郭、底张诸多流派。所以外地客人来到运城，如果不吃上三两钟羊肉泡馍，肠胃至少会减去几分福气。我有时候会下意识地去想，盐湖并非就是运城羊肉泡馍最早最好的发源地，比如我小时候就知道临猗县的锅子肉，到了河津便去吃樊村的羊肉泡……那么，盐湖的羊肉泡馍为何能够如此火爆和闻名遐迩呢？大约与盐湖区是运城市行政中心有关，近水楼台先得月。

盐湖区的羊肉泡馍好吃，是脍炙人口、名副其实的。而且，这三个地方的羊肉泡馍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据说分别与蚩尤、关公、张莺有关。可见美食不可与其他事物一样，与地域和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羊肉泡是羊肉泡馍的简称，古称“羊羹”。当地有诗云：“原汤优汁味鲜美，去寒暖胃添精神。”整个儿说盐湖区羊肉泡馍无论是哪个流派，即是说都是烹制精细、料重味醇、肉烂汤浓、肥而不腻。端一碗顷刻间香气四溢，

诱人食欲；吃下去肉质鲜嫩、馍香浓郁，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口感极佳。

有吃货说运城人的一天，可以从一碗羊肉泡馍开始，也可以从一碗羊肉泡馍结束，盐湖区更是如此。不过更多的人还是会选择在大中午，美美地啜上一碗香辣滚烫的羊肉泡馍，让粗犷豪爽在大汗淋漓中释放。人们追逐的就是羊肉本身的肉香和鲜美，还有饼子馍馍释放出来的厚道与淳朴，挑起一筷子羊肉入口，慢慢地品尝着早已熟烂入味的浓汤，满嘴醇香难抑的味道，不仅勾起了食客们的饮食记忆，也饱饱地补足了关公故里人的底气。据说，盐湖羊肉泡馍之所以受到如此热捧，与关公青少年时喜欢吃有关。那日夜晚关公斩杀盐霸吕熊时，就是一碗羊肉泡馍下肚，八两老白干入怀，手起刀落，一百零八个头颅落地。如今人们在品尝羊肉泡馍的同时，也一同品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把羊肉泡馍与关公联系在一起，八成是位地道的盐湖人。

盐湖区羊肉泡馍的美，在于主题一致，做法各异，足不出市区便能够品尝到各种风味的特色。行走在大街小巷、庙会集市，人们会随处看到乳白的羊汤在大锅里不住地翻滚，热气腾腾的羊膻味弥漫在街市上。看那全羊被大火炖解后，骨头和肉一起下锅，大火烧开小火慢炖，随着时间流逝，持续的高温将水和肉融为一体，形成了醇香的汤和鲜美的肉。喜欢加入羊血、粉条、豆腐等配料的食客们，经过厨师的精心烹调，如果再加上一道色香味俱佳的美食，那再浇上一勺子羊油辣子，精选肥美的羊肉与火红

挚爱亲情

■赵应征

我五六岁时，头脑里就有很多为什么。譬如，为什么会下雨，为什么会下雪，为什么会打雷，为什么人要吃饭，等等。不过那时候在我看来，这些很深奥的问题，都会被母亲一个一个流利地解答。

为什么会下雨？母亲说，因为大地上的庄稼太干旱了，所以老天爷就命令雨神下雨，对黎民百姓的庄稼进行及时浇灌。

为什么会下雪？母亲说，因为遇到严冬，天气寒冷，老天爷就让雪神为大地上的庄稼送去棉被。

为什么天要打雷？母亲说，因为天下有人做坏事，于是老天爷愤怒了，就发出雷鸣般的吼声，奉劝那些坏人，洗心革面，改恶从善。

为什么人要吃饭？母亲说，因为你吃饭就迈不动脚步；迈不动脚步，就无法去上学。那时候，我很懂懂，感到母亲是天下最聪明的母亲、最了不起的母亲，什么疑难问题在母亲那里都不成问题。最后，我又向母亲提出一个很大的也是很现实的问题。我估计，这下会难倒母亲。没有想到，母亲回答得仍旧是那样轻松、那样可信、那样合乎情理。我给母亲提出的问题有关我们村庄前那片伍姓湖的问题。

我问母亲，我们村庄前那片伍姓湖是从哪里来的？母亲手执鞋底，一边穿针引线，一边对我说，它是由一滴雨生成的。我睁着懵懂的眼睛不解地问母亲，一滴雨怎么能生成那样大的一片湖呢？母亲笑眯眯地说，这不和你人一样吗？你来到这个世界时，不也是像一滴雨那样小吗？后来你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慢慢长成如今的样子。

母亲说，这片湖早在几百年前，或者几千年前就有了。它也是从一滴雨那么小开始，经过漫长的岁月后，才长成眼下这个模样。

对于母亲的说法，我仍然大惑不解。我问母亲，雨往大地上下，应该是大片大片地，铺天盖地地往下下，怎么会只给湖里下一滴雨呢？

母亲又笑眯眯地说，雨是天上的云生成的，那时候，有一片云从伍姓湖上空飘过，突然就往下掉了一滴雨。

我说，为什么就伍姓湖掉？母亲说，传说那时候伍姓湖是一片辽阔的田野，田野里种着大片大片的庄稼。当时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庄稼眼看着就要枯死，这时候，那滴雨奉天神的令，从云中落下，后来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慢慢变得辽阔起来。周围的黎民百姓从此不再望天兴叹，开始提水灌田，下湖捕鱼，日子一天一天好起来。

现在看来，母亲的说法无论对与错，都应先放一边。从我记事起到现在，我们村和周边村庄的村民，几十年来，一直享受着伍姓湖给我们带来的福祉。

掌心
中的
母亲

■赵应征

伍姓湖里养有鲫鱼、鲌鱼、鲢鱼、黄鲂、草鱼，这是我

知道的种类。小时候，我们经常去湖里捕鱼，捕到的鱼吃不了，有的被晾晒成鱼干，有的便腌制起来放到后半年或者过春节时食用，还有的送给亲戚们享用。

在伍姓湖岸边有很多青草，有狗尾巴草，有巴迪龙，有水蓬草，有大片大片的芦苇。这些草成为我们村牛羊的青饲料。我们村那时候每家每户都饲养着牛和羊，那些青草是天然的，是牛羊最丰盛的美味佳肴。养殖的牛羊成为我们村农户补贴家用不可替代的经济来源。

那些年，我母亲和附近村庄的百姓一样，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充分利用伍姓湖的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解决了农户的吃喝拉撒等开支问题。我不会忘记那些年，父亲在山那边工作，母亲一个人挺着瘦弱的身躯，拉扯着我们兄妹四人。为了养育我们，母亲除了种植五六亩田地，还将大部分时间用在伍姓湖捕鱼和在伍姓湖岸边给猪羊割草的琐事之中。

最难忘怀的是那一年我得了黄疸型肝炎，面黄肌瘦，整天乏力。正值盛夏，我白天躺在院子里的凉席上乘凉，眼看着太阳从大树的阴凉处移过来，就晒到身上，但是我疲乏无力无法起身挪动。在本村诊所输液几天液后，我就回到家里养病。母亲为了给我治病，每天清早起来去伍姓湖岸边为我挖一种中草药——白蒿，回来后将其放在锅里熬煎后再放进适量的白糖给我喝，我这样连续服用了十多天，最终得到康复。

那些年，母亲含辛茹苦地养育我们，后来不幸得了糖尿病。那一年母亲45岁，就这样，她仍然忍着病痛坚持体力劳动。

我和弟弟看着日渐消瘦的母亲，说，妈妈我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你也不必那样辛苦了。母亲坦然一笑地说，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得病，得了病就不能被疾病吓倒，疾病这东西就像困难一样，面对人生中的困难，我们也不能被它吓倒。她还很形象地说，困难像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过去多年，如今母亲早已去世，当我再次来到伍姓湖，感到眼前的伍姓湖竟然是那样陌生。我在湖边蹲下身子，一只手指进湖里，撩起一巴掌湖水，水在我手心里轻轻地晃动着，不停地变换着形状。它是那样的明亮，那样的晶莹剔透。我在想，难道母亲说的那一滴水就在我手里吗？

突然，我看到手心里的水，成了一面不规则的镜子。一会儿，镜子里竟然呈现出母亲那张慈祥的脸庞。我以为是错觉，又定神仔细辨别，母亲对着我露出微笑。我怕失去母亲，把手慢慢地向胸口移动，结果在那一瞬间，母亲却从我手心消失了。我哭了，我站起身，面朝着大湖，放声地呼喊：妈妈，妈妈。很显然，我的呼喊声在湖面荡起了层层波浪，惊飞了在湖中栖息的野鸭、苍鹭……

锅，讲究“三盖三掀”。先将锅内放入熟羊油，烧热放入葱花、食盐、花椒面、辣子面等调料。炒出香味时添入一大勺原汁羊汤，同时盖好锅盖，此为一审。烧开后掀起锅盖，此为二盖；接着放入饼丝，再盖好锅盖，此为二盖；烧开了掀开锅盖，此为二掀。然后放入羊肉，再盖好锅盖，此为三盖；烧开后掀开锅盖，此为三掀。最后将煮好的饼丝舀到碗里，方才大功告成。只有经过如此“三盖”“三掀”的操作模式，煮制的胡卜才能汤人饼丝通透，味香浓郁扑鼻。当地人戏说道：“要吃汤先喝汤，不烦医生开药方。”很是诙谐幽默。

胡卜煮好后，吃胡卜时也有讲究，不能急于求成，要一口一口蚕食。也不能用筷子乱搅，否则汤就会变得淡而无味。只有循规守矩去吃，才会在喝完碗底最后一口汤时，顿觉浑身发热，满口生香。有人曾写诗赞道：“羊肉汤下细饼丝，香味扑鼻直想吃。门庭若市饱喝响，三天两头常念起。”据说在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仓惶西逃时路过北相，主食吃的就是羊肉胡卜。胡卜汤液饼丝，入口微辣，慈禧太后只觉浑身爽快，随即赏白银五十两。于是北相羊肉胡卜身价倍增，顷刻之间远近闻名，一百多年来声誉不减。

在运城浩瀚的美食海洋中，羊肉泡馍和羊肉胡卜，以其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浓郁的口感成为无数食客的心尖最爱。这两味地地道道的运城美食，以其丰富的营养、鲜美的汤底和筋道有嚼劲的馍块饼丝，让人食之难忘。一碗热气腾腾羊肉泡馍或羊肉胡卜端上桌，那浓浓的香气扑面而来。馍块、饼丝吸饱了鲜美的羊肉汤，而羊肉片则鲜嫩多汁，与馍块、饼丝和汤汁完美融合，入口鲜嫩即化。无论泡馍还是胡卜，都需要趁热饱食，那醇厚的羊肉、筋道的麻花饼丝裹着浓郁的汤味，实在是令人陶醉，每一口都仿佛是对味蕾的一次奖赏，让人们沉醉其中回味无穷。

正宗北相羊肉胡卜煮制时，要用带盖铁